

老婆逛花市,请了一盆“发财树”,奇特的树形,轮生的掌状枝叶,树影婆娑,茂密旺盛,真是吉利佳兆。

树的顶篷上涂抹了一块蓝漆条纹。好好的花木上干吗涂绿呢?喜爱养花的邻居卫东说,这是花农为防止与其他人家混杂,给花做的记号。

为引起注意、帮助识别、便于记忆而做的记号,是一种符号标记。当我们的祖先“结绳记事”,用原始工具在“陶器上刻画记号”,都是有意识地保存记忆,避免遗忘,所以有学者说“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”,然后是“仓颉作书”。说明远古的记号与文字之间有很大的关系,是文化最初的足迹。这种文明的初始形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平常,以至难引人注意,直到渐次隐去,方觉其意义与趣味。

过去,老百姓写字的不多,识点字的人就为“先生”,不管是老师还是医生,都这样被尊称。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事和物,为辨识和记忆,常用象形、会意的土办法,五花八门的记号,鬼画符似的刻画,就是俗话说说的“言者意之声,书者言之记”,用来传递信息很是管用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,消费用品不丰富,产品的品种花色也单调,人们生活异常俭朴,倘若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瓷碗

或瓷盘,只要不是碎得很厉害,还会请补碗匠打上铜钉,把它修复好。不是“敝帚自珍”,而是各家的碗具是较珍贵的。无论城里乡下,都时兴在新买的饭碗菜盘汤盆内底部凿上字,只听得手巧心细的凿碗匠,“咯咯咯”,小锤子不停地敲打,细凿子也不断地移动。几下工夫,一个痕迹深深的字就凿出来了,然后,用食指沾点锅灰涂上,染成深色,几乎不会褪色。因为要按字数和笔画多少来收钱,一般人家里只凿一个字,用户主姓名中笔画最简洁、与别人家有区别、最具识别力的那个字;也有用金刚钻刻字的,但线细浅淡;还有人想省钱,就用铁钉在其边上擦上一抹二条锈迹,虽说不好看,但也洗不掉。

那年月,各家的碗具基本上是按人头定数,为数不多而且大都是同一个模样,谁家有了红白喜事,或来亲到友多了,自家碗盘不够用,都是向邻居借来借去;也有自己烧了什么好东西,拿碗装着分送给亲戚朋友,这样,碗具就容易搞混了。民间“凿碗刻字”就是个记号,这不是为了装饰,是为了归还时好辨认,不至于混淆各家的碗筷汤匙,免除争议。简洁的智慧,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内容。

生产生活中,民间似乎处处烙印着

记号。比如凉帽、箩箕、锄镰、扁担等常用的物件,也多有各家各户独有的记号,或漆字或刻画,避免劳作时拿乱了。看场的谷堆上得盖好石灰印记,甚至风车船只上都标上与众不同的记号。

小时候,我喜欢做记号:新学期开始,书包、课本上早早就贴好“罗记”,

我的腿上用黑墨水画上一个圈圈,算是记号。这可苦了我,如果偷偷玩水,腿上的记号就没了,下晚放学回家就要挨罚。我真像是家养的小鸡、小鸭,被做记号了,惹得小伙伴们总是笑话我,那时,真的觉得脸丢大了。

自给自足,传统家庭经济的时候,

## 民间的记号

□罗有高

钢笔上也不惜血本,请修笔匠刻上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,罗有高勉”的字号。课桌上,早就和女同学划清了“三八线”,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,男女授受不亲嘛。

我本人也曾被做上“记号”。庄前村后都是纵横交错的大河沟,河水清澈见底,炎热的夏天里,在河里游泳、打水仗可是我们的期盼。因为几乎每年都有小孩淹死,所以大人们总是看着自家的孩子,不让私自下河玩水。

因为在伙伴中我岁数比较小,奶奶对我看守得特别紧,刚吃过中饭,就在

每家每户都饲养一群鸡鸭鹅,这可是百姓人家的“小银行”。这些散放着有腿长翅的家伙,时常混到别人家禽群里。它们外表特征差不多,很难识别,常常出现“走失”现象,自然就会引发民间纠纷,它们又不会认人说话,往往是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,神仙难断,很棘手。

为了避免麻烦,人们通常都给自家养的鸡鸭鹅身上做上记号。记号很简单:染色,用红色或绿色等颜料给家禽同一位置染上颜色,还有在脚架上扣系清一色绳索的,这两种办法不能长期区

## 故乡女人

□谢新源

故乡中原,平时看去性格可能懦弱的女人,一旦遇到事情,却会瞬间性情大变,做出令人感奋的举动,让我记忆至今。

### 被烧过的爱情

天黑下来。抑或是冬至了,村中十字路口要在往日,汇拢于老槐树下,天南地北、鬼神怪兽、插科打诨的老老少少,成群结队络绎不绝,喧嚣嘈杂声往往至子夜时分,而现在却人影寥无,一派清冷。

火苗就是在这当儿从老槐树下蹿起来的,借着北风被吹得火星四溅。

“你走吧,权当你死了;再回来这家门,你早晚生成了鬼……”哭声充满愤慨和憎恨,从火堆旁向远处传去。

其实在家乡,这是种仪式:亡人出殡当晚,在自家门口烧一堆火,传说借助亡灵对火的恐惧,驱逐其远离家门,永不回还。

是贾奶奶在哭。贾奶奶是我家乡远邻,她不过才四十出头,我是在按着辈分叫。贾奶奶家的大门正对着十字路口。

贾奶奶哭她女儿玉青竟跟生产队长私定婚约,诅咒她去作谁家难还的死鬼。

还在年头春意正浓的时候,一天收工回来,玉青面带着羞涩,轻着声对贾奶奶说:“妈,我相中了春生了,他娘正合着来咱家下聘礼提亲……”

“咋,这事儿真的?”顿时,贾奶奶目瞪口呆。

“真的,我思前想后好久了,还是寻春生最踏实可靠。”玉青挥挥手手里正绣着花的鞋垫说。她已经偷偷绣给春生四五双了。

早些时候贾奶奶就曾耳有所闻,街坊间隐约传说玉青和生产队长春生私下里好上了。而她却丁点儿不信,一则春生年大玉青十二三岁,往40岁上数了;二则春生辈分高,照理玉青该叫他爷爷,而且,他俩虽不同家姓,却同姓;三则春生父亲去世早,他娘年近七十,他独子单传,孤儿寡母,家里不免清冷和清贫。她想,玉青是不会相中春生的,所以这事儿她没放在心上。

“你说能成吗?那春生老、丑、瘦,你犯贱哪,鲜花往那牛粪上插!”贾奶奶将手中的菜刀啪地甩到案板上。

“他就是能干、人好,我相中了。”玉青似铁了心。

“这好那好,四十边上的人了,硬找不上媳妇,媒婆也没去提过亲。哪点招人喜欢了?”贾奶奶手指玉青鼻头,直瞪着眼问。

“想找他的人多了,春生他不愿委屈自己……”

“你要找他,就别认我这娘,从此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!”贾奶奶把玉青推出屋门外。

玉青和春生央求媒婆去向贾奶奶说和,她概不见面。走投无路,玉青先是住到同学家,日子久了,她索性陪着春生妈住在他家堂屋。而春生则独个儿住东厢房。贾奶奶也好几次手拎木棒,寻衅春生家,说要打断玉青的腿,皆被众乡亲拦了回来。

“你这是不是倒逼着玉青和春生赶紧成亲吗?”有街坊劝贾奶奶说。

“她活该,我也活该!”贾奶奶朝地上吐了口唾沫,决绝的口气。

季节,人总是拽不住它的,吹落雪花的北风让人生出莫名的焦躁和悲愤情绪,烧过那堆火,贾奶奶就病倒了,在临近过年的时候。闺女跑到隔壁人家,相距不过一箭之地,却思去想不得相见;儿子上初中,聪明劲儿尽用在贪玩上,闹出的乱子令她应接不暇;更叫她难以忍受的是丈夫,他每年这时都会从山西煤矿上回来,这回却早早捎信说矿上回家过年人太多,人手紧不准他总是逢年过节休假。她目赤嗷嗷,唇边凸起一圈儿燎泡,从未有过的高烧,终使她躺倒床上。

“姐,妈病了,好几天都不吃东西!”她弟弟跑到春生家,透着怨气。

玉青大惊失色,几次回家被拒之门外,她想拖上段日子,她妈总会谅解的。

“妈——”玉青扑向床头,撕心裂肺。春生拎着罐绿豆汤,端立在侧,悲怜神色里闪过一丝惶恐。

头朝里曲体而卧的贾奶奶,闻声转过身子时脸上已满是泪珠。她缓缓伸出微微颤抖的手,拉过玉青,嘴唇努了努,却终是没发出声音。

### 装阳光于摇篮

阳光也是可以装进摇篮的。一位智者说。

“哇啊,哇啊——”婴儿的响亮啼哭从我家西厢房传

出,在夜色里透过窗棂。1979年仲秋刚过,侄儿降生了。适才在堂屋踱着急步的父亲,赶紧点燃三炷香,向摆在八仙桌上的观音瓷像虔诚地拜了拜,插进香炉。他舒了口气,跌坐进罗圈椅里,眼脸似昏挂了颗泪。

“恭喜你啊,得孙子啦!”俄尔,梅娘掀帘进屋,满脸喜气地对着父亲说。母亲跟在她身后,手里抱着她用来接生的器械包。

“该谢您啊,嫂子,孙儿他姑也是你接生的呢!”父亲忙起身相迎。

14年前,我的妹妹降生,就看见梅娘挎只小包被父亲急匆匆引进家里来。那年我5岁,开始模模糊糊记得些事情。

“嫂子,几块钱,您接着,辛苦半天了。”

“不中,不中,千万不能!那年接生你妮我要啥了?可别叫我破规矩。”

“现时生活好些了嘛,您也要吃喝穿戴嘛。”

“有你哥他们养着我。我喝水就回,让大妹子送送我。”梅娘坚辞不收。

夜色尚浅,几只未眠的知了,拖着尖厉的嗓音,把夜鸣叫得更是空寂。身披夜幕,梅娘一瘸一拐,脚步尤显艰难。

这斜仄的身影,我早熟悉了。我们两家同姓不同族,出了五服的本案。曾听母亲说起过梅娘。梅娘娘家在我们北邻村侯庄,但她姓杨不姓侯,唤作杨梅。

我们西邻村张庄也有过这么位接生婆,村上老人们叫她裴嫂。

那年,杨梅16岁,还没嫁到我们村。她弟弟降生,老来得子的父亲,一早就把裴嫂接到了家里。大概梅娘她妈已到了不饶人的年岁,折腾整整一晚,还在床上痛苦挣扎,呼天喊地。耳闻母亲从高到低,从强到弱,从撕心裂肺到奄奄一息的艰难呻吟,看着裴嫂满脸汗滴,举手无措,急急切切往外屋进进出出的焦虑神情,听着父亲顿足抚胸、抓耳挠腮的长吁短叹,她紧咬牙关默默无语,心底却在一遍遍许愿,千万再别出啥事,让妈妈顺顺当当地生下弟弟或妹妹吧!

她的弟弟最终平安降生,而她母亲几近昏死过去,这一幕令她刻骨铭心。

裴嫂就着油饼只喝了碗鸡蛋汤,便收拾包袱要走了。

“你教教我,我想跟你学。”裴嫂正要迈过门槛,杨梅扯着她的胳膊急切地说。

“这?”裴嫂疑惑地望着她,“干这行吃苦不说,有时遇到难产,像你妈今天这样,出了人命怕是说不清啊,麻烦那就大了!”裴嫂劝她。

“那,这行总得有个人干吧,您也快到岁数了不是?”裴嫂60多岁,有时是显出了力不从心。

“孩子有这心,你就收她为徒吧。”她父亲或是被她的气魄所感染。

杨梅纤细的身影,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故乡原野的阡陌小道上。两年后,若非难产,裴嫂便不再亲自上门,杨梅渐渐为十里八庄乡亲们所知。并且,她依然承袭着裴嫂的秉性,不吃请亦不收取财物。

“有个名声,我就称心了。”若干年后她说。

再过两年,杨梅嫁给我家大伯,打我记事起,母亲便让我们叫她梅娘。

梅娘的腿,是在接生我妹妹后不久摔断的。那是个夏日,傍晚,梅娘正坐在院中葡萄架下纳凉,张庄的张贵仁急促地敲门,说他媳妇肚子说疼就疼,人已躺上床,怕是快要生了。

梅娘忙穿上长衫,拎起产包就走。惨剧发生在回来的路上,我们两村间隔着条滞龙河,一段河堤成为往来的必经之路。天彻底黑下来,西北天边开始打起道道闪电,梅娘由张贵仁护送,他打着不甚亮的手电筒。他刚迈上河堤,雷声就在头顶上突然炸响,狂风夹着粗硕的雨线飒然而至,梅娘举伞欲撑,未来得及打开,脚下一个趔趄,滚落堤下。

故乡曾有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的说法,然而百日之后,梅娘的腿却仍未痊愈。人们开始不安起来,她家小院里前来探望的乡亲们络绎不绝。

“以后谁家再请你,就让他们拉架子车来,你坐车去。”大伯宽慰梅娘。

“那可不行,看人家累得吭吭哇哇,我就恁心安理得?我哪承受得起。”梅娘说她尚不至于一步路都走不得。

“那就用自行车驮,这总行吧?”大伯又说。

“你这话倒提醒我,咱要不先买辆自行车?来的人会骑就载上我走,不会,我就走路,随便呗。”

大伯原本亦宽厚之人,梅娘既然这样说,他没不依允的道理,于是,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便被大伯买了来。装阳光于摇篮,梅娘虽已故去,而她的一生该会有无数的人们在怀念着了。



江湖忒不清静,世事叫人心烦。与其和人纠结,不如与花缠绵。老树图文



## 现在问题来了

□荣智慧

“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,中国山东找蓝翔”这句“经典”广告语近日重新在网络走红,并因万达集团王思聪一句机巧的疑问,老坛装了新酒。

王思聪9月27日发表了一篇长微博,仔细讲述了他刚刚经历过一番起承转合的“危机”。洋洋洒洒一轮抖机灵后,他冷不防在结尾来了一句:“说了那么多,现在问题来了,学挖掘机到底哪家强?”令浮想联翩的读者哭笑不得。

这条微博迄今近10万次点赞,“现在问题来了”随之演化为网络热语。它的用法多是一段讲道理、编故事、唠闲嗑后,忽然强势插入,表明上面的雄文、观点纯属搞笑,看官请勿当真。

王思聪可谓把中国传统说书艺术“发扬光大”,因为“现在问题来了”脱胎于说书中的一种特殊艺术方式——自问自答。说书人讲故事时,总是会假设听众存在某些疑惑,因此自己先代替观众提出疑问,继而给予答案,完成一个注释式的叙事套路。举一个典型例子如下:“说话的,你说错了!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,如此做买卖,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绌罗缎匹,何不多了些银钱回来,一发百倍了?看官有所不知:那国里见了绌罗等物,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,才有利钱……”(凌溪初,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第一回)

说书艺术兴起于古时候茶楼、市集等围观者众的场所,大家听到兴起多会起哄,不免有人质疑说书人的故事。这时说书人便得打断叙事,先行回答听众疑问。久而久之,说书人自己也会“站在客人立场考虑”,揣摩他们会提出哪些问题,最终形

试说新语

每个毛孔里面似乎都敏锐地传承了“失礼而求诸野”,传统文化就散落在民间的记号里。

记号总是伴随着历史而生而成。歌曲《十送红军》,其悠扬而凄婉的歌声,是人民心底唱出的记号,拂心动情,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。人人熟悉的经典电影《地道战》,高老忠在高老庄的“记号”老槐树下,大义凛然,奋力敲响警钟,身中数枪依旧没忘向日军抛去一枚手榴弹,英雄的举动,是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记号,何其悲壮。地道,这是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顽强抗战的记号。1978年,安徽小岗村农民在土地包产到户的“盟约”上摺下了手印,18个鲜红的记号,一根根分田桩子,土坷垃的记号,多么朴实,创造了“小岗精神”时代,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
往事如烟,世事如云,许多民间的记号,随着社会的变革,已渐渐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往事。再忆起民间的记号,感受过往的经历,或沧桑,或澎湃,或凄凉,或美好,好像无所不在,又是那么的零碎、模糊。岁月峥嵘,弥足珍贵,民间的记号,是祖辈们用心做出来的。细细评来,甚至会惊诧,竟有这样一种技艺,如印章一样,盖印在人们的心灵上,真是好东西。

现在,以至于过去,还是未来,我都始终坚信,小麦是我的亲人。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,只知道它来自我的五脏六腑。

我始终依靠着,只有小麦的关怀,我才能摆脱恐慌。

恐慌的心情,恐慌的月光,使乡村很冷。很冷的时候,我就会穿过街道,穿过一阵无奈,走进小麦地里,寻找心灵的慰藉,把身体垫伏掩藏起来,摄取温暖。

只有感受到小麦的温暖,才是最真实的,使疲惫与焦虑荡然无存,表露真实。

我会使自己齐刷刷地站起来,迎着璀璨的阳光,让金色灿烂的质地,一点点渗透进皮肤,直至最灼热的太阳把我染成麦粒的颜色。我与小麦对视着,意味深长地对视着,然后一齐大声地高喊!

## 小麦(外二首)

□刘向民

现在,以至于过去,还是未来,我都始终坚信,小麦是我的亲人。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,只知道它来自我的五脏六腑。

我始终依靠着,只有小麦的关怀,我才能摆脱恐慌。

恐慌的心情,恐慌的月光,使乡村很冷。很冷的时候,我就会穿过街道,穿过一阵无奈,走进小麦地里,寻找心灵的慰藉,把身体垫伏掩藏起来,摄取温暖。

只有感受到小麦的温暖,才是最真实的,使疲惫与焦虑荡然无存,表露真实。

我会使自己齐刷刷地站起来,迎着璀璨的阳光,让金色灿烂的质地,一点点渗透进皮肤,直至最灼热的太阳把我染成麦粒的颜色。我与小麦对视着,意味深长地对视着,然后一齐大声地高喊!

### 斧头

斧头,黝黑,发出沉着的光。

只想放弃梦想和幻想,以力量和厚重展示着沉默。

做每一件事都要端正正正的。一斧头砍下去,就可寻找到事物的本质。

斧头,让木头变成木头,又让木头变成疼痛。

是一种宿命,是一种春天的宿命。泪水泛着光。比死亡更简单。坚守着自己的孤单。

斧头,一件简单的工具,表现出不平凡的手段。

### 沧桑

我在寻找真相。在春天里,先从寻找一朵花的内涵开始。

岁月之上,太阳晃晃地让人炫目。午夜惊魂,让一棵树的嫩芽至今仍在颤动。

我望见一米之外的鸟,羽毛脱落,失眠的眼神在梦的深处尖叫。

积攒已久的绝望与寒光,已经坠落于眉宇之间,让耳朵和雪花都惊觉起来。

关山重叠,荆棘丛生,一个九月的回眸,便将澎湃的魂魄,流落在江湖。

成自问自答模式。

王思聪的长微博,则是带有现代风格的说书体。除了自问自答,他那种刻意夸张的风格也具备非常明显的说书色彩。说书人常常喜欢在章节结束处卖关子,譬如两位大侠在酒楼议论大事,忽而传来有人上楼的脚步声,此时说书人宣布“下回分解”,留下来者是谁的悬念。不过下一集案牍揭晓时,神秘人总是酒店小二之类,令人哑然失笑。饶是如此,这种夸张和中断的手法,正是说书艺术的微妙之处,用得好好足以吸引听众日复一日地前来听故事。王思聪制造了一个暧昧故事的开头,完成了吊读者胃口的步骤。最后提出凤马牛不相及的蓝翔挖掘机,则是运用另类的“神秘店小二”技巧。蓝翔技校的段子早已被全国网民“玩坏”,王思聪在复述自身经历的时候,忽然带出这个老梗,形成错位笑点,效果最佳,最终实现广泛传播。

“王思聪遇警”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故事。王思聪身上贴着“富二代”的标签,公众难免是带着“终有一天要闹笑话”的心态看他的。但最后的剧情没有向老土化的方向发展。王思聪用长微博交代事件,表明自己并未违法的同时,表达了对警察的谅解,还不失时机地自嘲“矫情”、“被关怀过多”。他一篇文章实现了三大基础功能——自我澄清、体现气度、嘲讽偏见者,可谓非常精彩的自我营销。

而成功运用“挖掘机”的讽喻,对于作为名人的王思聪化解这场公关危机功不可没,“现在问题来了”这句充满浓郁说书色彩的短语,也随之飞扬网络。